

沈国民

游历过溪口，下一站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又一个千年古镇——萧王庙。萧王庙在溪口东去约六七公里处。此地百花岭上有“剡东名祠”萧王庙，此庙建于公元1042年，是为纪念北宋奉化县令萧世显救灾安民的功绩而建。萧世显(?-1022年)，1018年任奉化县令，勤政廉洁，深得民望。1022年卒于任上。因宋理宗钦赐庙额：“灵应庙”为名，元惠宗追封萧世显为绥宁王，遂称庙为灵应萧王庙，并以庙名地。

萧王庙镇，古时地名又叫泉口，因发源于许家山的南来泉溪，由此入口剡江而名。它是一个因水而兴的古镇。在民国时期，由这儿通往往剡江中下游的乌山船、百官船、夜航船等等在此泊埠（最大可航行20吨级的船只）。可谓是百舸争流，物盈埠丰。如往上游，则有小吨位船及大型竹筏，直抵溪口及至亭下、岩头等奉化西部山区、甚至周边新昌、嵊州、鄞西、姚东等地，回头把那儿的山货运出来，又经萧王庙及东邻大埠集散船舶，流向宁波及更远的地方；返程时重满载着食盐、棉布、医药等山民生活必需品，逆流而上。

历史上水运的发达，造就了古镇萧王庙、大埠等沿剡江地区的繁华和相对繁华；密集的人员交流，又开拓了当地人的眼界，提升了地方的文明程度，致使这些地域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界名人辈出。清末以来，仅萧王庙，就有光绪二十年进士、“七千卷楼”藏书家孙锵，留日学成归来自行设计、创造炼铜炉（后命名“孙炉”），

并著《孙炉图说》的冶金专家孙海环；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任民国政府行政院参议的孙表卿，曾任民国时期四明银行总经理、大来银行董事长的孙鹤皋；抗战时期创办国际灾童教养院的实业家、慈善家竺梅先；曾任民国时期中国农民银行行长的竺芝珊；开国人冷冻业先声、曾任中国冰蛋业同业公会会长和世界蛋业公会理事长的郑源兴等等。

萧王庙水运发达带来的繁华，在清末民国初被发挥到了顶点。后来却因垦山加剧导致生态受损，江道沙石沉积，剡江上游航道变浅，再加上 1934 年奉化至新昌拔茅公路的开通，交通格局出现战略性改变。为赶时间，不少货物开始分流至公路运输。如每年七八月间上市的水蜜桃，由于保鲜所需，商贩们纷纷借汽车运到宁波，再转运上海等地。萧王庙和大埠的航运业由此走向沉寂。

萧王庙再度崛起，是在当今改革开放大潮滚滚涌来之时，此镇出现了一个让世人瞩目的村庄，它在 1993 年获联合国“全球生态 500 佳”，后又相继荣获首批全国文明村、全国环境教育基地、全国生态示范区和全国 AAAAA 级旅游景区等 40 多项国家级桂冠的滕头村。从“土改时穷得连一个地主也没有”的穷村，到幸福富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村，多少中国农民梦寐以求的理想，在这里变成了现实。

“我们面前所有的一切，前方金色草地一直到遥远的高地边缘，都被晨光勾勒出来，鲜活而美丽地闪着光。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梦想中……”

这一段话，是在 1872 年 4 月 4 日，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世界纪实摄影先驱约翰·汤姆森从宁波坐夜航船，溯奉化江而上进入上游剡江航道时所记录下来的。这位杰出的旅行摄影家和中国问题专家，这次旅行目的地是去“雪谷”，去那里看他心目中的“天堂寺庙”。“雪谷”其实就是雪窦山，“天堂寺庙”则是雪窦寺。约翰森在江口镇横架剡江南北的广德桥边，弃船上岸朝圣，领略他心中出现多次的“风水宝地”。

广德桥始建于后唐，是剡溪上的一座重要桥梁；经宋、明两代重修后重展于世。此桥长 230 尺，宽 20 尺，廊屋 26 间，是一座浙东名桥。

当然，现在的广德桥，早已不是约翰森登临远眺时的模样，往前看两岸也没有他眼里无边的“金色草地”——那应该是当年剡江两岸大片的油菜花吧？如果今人站在这座现代化的钢筋水泥大桥上北望，就可以望到不远处的甬山——一座颇有来历的山。

甬山就地质构成说，当属火成岩丹霞地貌，《四明谈助》记其“自趾至巅皆石，突兀离奇，如巨灵布武”。它在道教中名气不小，自号抱朴子的晋代著名道学家葛洪（284～364），曾在山上阳头陀岩处炼丹。同是晋代的玄学家、风水大师、文学大家郭璞（276～324），也曾登临此山之巅，他放眼八极，指点山下当时还属会稽郡管辖的这片鄞奉平原，兴起曰：“明山剡水，气势甬甬，五百年后必成一大都郡！”有一种说法：此山因“气势甬甬”一语而被称为甬山。

事实证明此君眼力确实不同凡响：在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朝廷析越州（当时越州地域已大大小于原会稽郡范围）地另独立设置明州，州下设四县，奉化县为其一。明州州治设在甬山之五六公里之遥的小溪（今鄞州区鄞江镇）。这时离他的预言不过400年左右。再过83年，唐长庆元年（821年），明州的州治迁至今宁波市区（海曙区），东部沿海果真繁衍出一座设市通舶、商贸繁盛的泱泱州城，郭奇人“五百年后必成一大都郡”预言果真兑现！

甬不是一个常用字。在厚厚的《现代汉语词典》里，甬只有两项释义：(1)甬江，在浙江，流过宁波。(2)宁波的别称。要说甬山在目前的民众中很有名，也不是事实。当地人多知它的俗名塔山。其实，甬山这名，据《宁波词典》载，应在周朝（约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256年）就有了。此山俗称塔山，是因为后唐同光年间（923～926），明州御史童义任奉化县丞期间，在山上建了一塔（即今寿峰塔）而名，距今不过千余年。

甬山正名之湮灭不仅仅是山，而是一座城的一段历史——这就是宁波为何别称（或简称）为甬的来历。历代方志皆述“甬江之称，殆因其源出于此，而名之也”。《宁波词典》言宁波简称为甬：“以甬江得名，甬江又以甬山沿称”。由此可见可，如说甬江是宁波的母亲河，那么甬山，就是宁波的母亲山。如今已到了拂去这座宁波母亲山上那层迷雾的时候了！可喜的是，此已由当地有识之士付诸实施了。几年前，此山东入口处赫然镌有“甬山胜景”四个大字，

游人在此四字前合影留念。可以期望的是，甬山在今人的心目中，将会越来越清晰地存在。

山不在高，有灵则名。历史上的甬山，是一座镌刻着名人志士墨迹、文化意味浓浓的山。想当年：甬山下、剡溪边，留有“四明狂客”初唐著名诗人贺知章的踪影。据宁波府志记载，贺知章生于鄞县。天宝初年（742）他上书唐玄宗辞去官职，归里安度晚年。唐玄宗赏赐其甬山北麓、鄞江边的一块风水宝地——洗马池居住。他与同朝中御史丞杜胜是知友。杜因不满奸相当朝已先于辞官，也在江口金鸡山麓隐居（子孙繁衍成为现在的杜家畈村）。贺退隐后常与杜来往，在剡水旁互相唱和，弈棋垂钓，自得其乐。

现剡江北岸杜家畈对面一岩如舌，便是传说中贺与杜的垂钓之处，今人称之为“贺监钓台”。贺晚年又醉心于道教，在甬山下建招贤观，祀东岳之神，所以江口古时又称招贤墟。

历甬山至剡江下游的鄞奉平原，是中国重要商帮“红帮裁缝”故乡。

遥想晚清时期，一批批濒临破产的农民从日渐凋敝的田野里起身，告别妻儿老小、兄弟姐妹和乡邻，从江口、王溱浦和县江下游的南渡、浦口王和东江下游的西坞、泰桥等或大或小的集镇或乡村码头，行色匆匆地登上人货混装的“夜航船”；次日拂晓他们睡眼惺忪地从宁波外濠河码头上岸，又匆匆赶往江北岸码头，钻进了令人头晕心昏的“上海轮船”统铺舱。然后，他们在上海十里洋场落地生根，

又有一拨人留在此逗留后，北上海参崴，东涉日本，南赴港澳，远渡美、加北美大陆……

这些“红帮裁缝”先驱们，从鄞奉平原剡江、东江寻常“夜航船”里开始他们的谋生旅程，现在看来实为历史上的一项壮举。想当年那还是清王朝的天下，漫长的中国封建王朝一直处于农耕文明状态，以农为本，万般皆为下品，惟有读书为高。耕可获衣食，学而优则仕，工匠精神历来被社会所鄙薄，能工巧匠至多是些“雕虫小技”；商则更是被视为下等，行商必作奸犯科（所谓“奸商”）遂成为定论。当时到上海等地打拼的“红帮裁缝”先驱们，就从这些世俗的偏见中，亦工亦商地拼杀出一条谋生的路来，既师承本帮，又借鉴外来“红毛人”技艺予以改革，致使“西服中国化”，洋为中用开拓出一条中国服装现代化之路。恰恰是踩准了社会转型、经济转型、文化转型的时代节点。

在今天看来，“红帮”已不单纯是一种技艺、一种产业，而且发酵或积淀成为一种文化，成了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红帮”文化的内核可概括为：求精求新，超越自我。求精是他们继承弘扬本帮裁缝精工细作的本色，求新是指敢于接受外来文化勇于创新；两者兼备才使他们在不长的时间内，完成了历史性的身份转换，完成了工商市民文化对几千年来农耕文化的超越，由于孕育与诞生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特殊重要的商帮！

剡江边的江口王淑浦村，是一个以水命名的村庄。从这里坐船走向外面世界的王才运，是“红帮裁缝”的杰出代表。

王才运的父亲王睿谟，早年在上海以裁缝谋生，在清光绪庚子年(1900)开起了服装作坊。1891年，13岁的王才运离开王淑浦去沪当杂货店学徒，后改行随父学做西服。经过多年奋斗，于1910年在南京路开设了“荣昌祥”呢绒西服号。这是当时沪上第一家上规模、有铺面、又有工场工贸合一的西服店。辛亥革命爆发后“剪辫易装”，上海滩上一时西装革履蔚然成风。“荣昌祥”在中国首次西服热中得到迅速发展，至1916年王才运合伙三人拆股，“荣昌祥”独资达10万银元之巨，成为上海滩上最著名最完备的呢绒、西服大型专业商号。

与此同时，他在家乡广招门徒，培养了一批批从“荣昌祥”出去自立门户（多数在沪上）开设西服店。如王才兴、王和兴兄弟开设的王兴昌呢绒西服号（南京路807号），王来富开设王荣康呢绒西服号（南京路815号），王辅庆开设王顺泰呢绒西服号（南京路791号），王廉方开设裕昌祥呢绒西服号（南路781号），王士东、周永昇合资开设汇利呢绒西服号（南京路775号），王正甫、王介甫兄弟开设洽昌祥西服号（广西北路346号），王继陶开设汇丰西服号于静安寺路429号，孙永良开设顺泰祥西服号于贵州路，王增表开设开林西服号（南京路957号），王丰莱开设王荣康西服号（重庆路）。王才运为“红帮裁缝”的队伍壮大与素质提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1919年，他被公推为南京路商界联合会会长和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副会长。

“红帮裁缝”的崛起，对奉化大地产生了深远和巨大的影响。在改革开放初期，奉化大地一下子冒出了大大小小几百家服装厂。不但具有资本原始积累和市场运作的意义，更重要的还及时有效地唤醒了，千家万户被禁锢年代所扼杀的创业和市场意识。在上世纪 80 年代，奉化服装业风生水起，仅 1986 至 1990 年间，就有近 20 个产品获省优部优产品称号，其中被纺织工业部评为优质产品的罗蒙、迷霞、金海乐、恋舒（爱伊美前身）、申迷五个西服品牌，被誉为“五朵金花”。第一届、第二届面向全国、外商的“奉化服装节”，与后来一次次以“更精、更新、更美”为主题的“奉化服装万里行”办得不亦乐乎，“中国服装之乡”的桂冠，也由此首落奉化。

朋友，现在你过了光德桥，可以看到剡江江面更显宽阔，这是近几年经省重点工程剡江奉化段堤防整治工程施工治理，使沿江两岸更显得格外妖娆。在左岸是风景如画的江堤公园；右岸最抢眼的，则是拔地而起的罗蒙服饰总部大厦。它轩昂的身姿，几与对岸的甬山试比高？成为江口、也是奉化的新地标，是新“红帮裁缝”，在新时期再出发时竖立的一道历史风帆。

剡江好，“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啊！（未完待续）